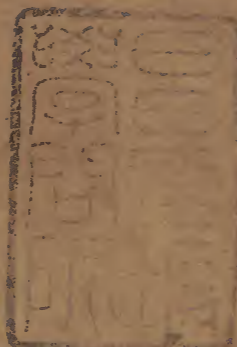


湧幢小品



漢書門類			
二	九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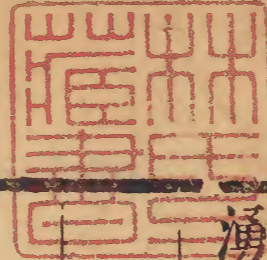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	二	漢	
七函	八	書	
一	二	〇	類
九	冊	〇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0	
冊數	20 (8)		
函號	307	234	

十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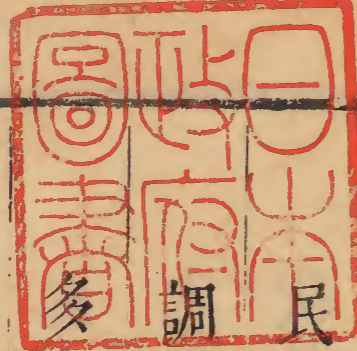
兵制

清軍

民壯 二則

調兵 二則

多多益善



家丁

士兵

背水陣

詞林談兵

三軍

敗將弛法

兵器 四則

射禮三不入

士戲

塘報



火器 四則

陣法戰法

步騎射

僧慧開弓

紙鎧綿甲 二則

甲冑密法

廷杖 三則

族刑

木丸塞口

申文鬼殺

伏氣

革鞭夾錢

刑人而笑

鸚鵡墮地

神斷 五則

增官壽

少年編發

非法用刑

門客義男

神示恇沆

雪冤解獄

馮小二

同宗二獄

斷朱英

嗚咽聲

支解不孝子

二主事得罪

爭田

寢大獄

鬼撓搏額

雪白 二則

漢書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木爲兵蚩尤以銅鐵爲兵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
 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
 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宣帝募飲
 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漢置十二
 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爲驍果唐玄宗募兵宿

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而爲軍五代晉籍鄉
兵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
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
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
寧有入衛班軍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爲五軍
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
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
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己巳踵丁
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搶手皆
募兵也兩廣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
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
調從征平時郊祭上陵拱衛車駕軍容甚
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自
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
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
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膏腴若欲練以從戎

得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禦盜不別尋壯丁而責參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區甲有克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

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說行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免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
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
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
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妻費可百
金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
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逃歸則
糧係彼處冒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
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卽家丁也隋張須
陀有羅士信王君兔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
始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 國朝盛于王
陽明在宋謂之白芳子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
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

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

漢中八品 卷十一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
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
荆川以此受謫。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
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
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
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尋
益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

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量留三
之一部覆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
京犒勞後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
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
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
家其軍馮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駕乃
始散歸。世宗時虜倣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
尤多。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
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
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

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爲重如湖廣土

兵永順爲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蓋臣其兵甚強近嘗

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

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

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

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

七人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如在前

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

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

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

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顯天祭以白牛

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

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

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

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

但沿途若剽剌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

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疆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爲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黠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卽南方號稱脆弱兵滿萬而精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語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子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柱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而徒曰我欲云云卽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著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閱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爲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

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蓋帝王與臣下不同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聞道能事我太祖然爲靖易爲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決無學問工夫觀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真主確有欄柄而中山王則正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讚歎也

夷狄則粘罕伯顏亦可誣此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力工天文每言將星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業已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阨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楨譚之班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無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諭德兼御史賞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既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爲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曰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閱馬

滕藝花記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
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
爲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輟屋給從使客
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爨此商鞅之論乃
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
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
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
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
習而不咎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
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
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卽國隨
之矣我朝丘國公敗死革爵徙其家于嶺外自

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卽邊鎮以贊理爲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卽敗，亦有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賢而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旣爲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

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爲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爲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曰角旗，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曰望纛。

盜有二等曰明盜 曰觀盜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鑿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曰眉刀 曰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叉鎗 曰看鎗

曰蛇鎗 曰神鎗 曰飛鎗 曰火鎗

曰戟鎗 曰拒馬鎗

鎗有五等曰重 曰臥 曰蒜頭 曰骨象

曰

棍有五等曰雙頭 曰悶棍 曰脚棍 曰操鉤

曰狼頭棒

弓有二等曰馬 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 曰諸葛 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飛 曰蘭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刃五劍六矛七盾

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搥十四笏十

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卽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賄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始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躡嚙又挽弱木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仁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爲二虜大

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恰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

漢書八品 卷十二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鄒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略者督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闕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緊矢利火射枉矢之屬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成丘焚者樵之

也晉中軍曳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葦灌脂用以濟舟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疾藜霹靂之毬

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出鐵棒石榴等器最利者爲佛郎機鳥嘴近又增火筒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融之液佗物遇之卽化爲火唯真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梯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束而灌脂又趨風勢雖間以毬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
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
勝也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宣皇喜
峯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爲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或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叠發敵叠爲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
穢去盡春擣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禦金人于拓皋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衆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爲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

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爲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真同兒戲吾友莊復我督糧莊浪每稱西兵慇勇云百數人遇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一隻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格堅勁意思深沉木訥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

加至萬人卽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舉劾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卽爲中式聞射騎在十步之內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

僧慧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真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綿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

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
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
下長掩膝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
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
黴黷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
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
箭難透

甲冑密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
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
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
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
捍蔽爾爲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
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
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魏金元皆用之蓋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
斬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墮疊
帑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
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
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
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矣

好當作採

凡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
藥節嗇以待然間有死者惟廖恭敏莊諫 上皇
事久畱中不報矣以母憂領勘合入見 景皇想
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貶驛丞
此而不死真天祐也余同年有爲刑官者曰凡卒
然與杖卽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難斃蓋
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 國朝乃十族

鄒陽則謂荆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嬰殺郝象賢象賢處
後之孫嬰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
磔其屍斲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
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
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殺

凡獄囚往往爲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
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
文爲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
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
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困殆昇歸
家語不絕卒時謂衆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
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叅軍嘗鞠獄
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

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卽迎怒而撻其妻幾死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

難論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祿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旦舉進士爲莆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真刺骨可痛

鸚鵡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
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成人也就而
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塵屍鸚
鵡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
頌若神明

神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
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
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

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
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公因
策夢中語謂事常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
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
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
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
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卽公頃所詰問僧
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諸後堂復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歿卽伏臯蓋屍座竈下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爲神後轉陝西布政

余一龍婺源人爲江山令妻戴以割股療姑卒繼李人署合沓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隣里婦故淫夫暴歿家無基功親收婦繫獄陰語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成宰長垣人舉人知睢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聲尋逐不得來白密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迹之一人臥褥下有血刃詰之以屠彘對笑曰屠彘何避人爲而負刀以臥北城之事汝實爲之出不意語塞服辜

顧承顯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爲虞城令鄉民
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橐尸而喪其元家人
恟恟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
殆讐之爲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
徧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携至脗合跡其人得
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株連士族數百家葛端蕭
守禮爲司理讞鞫盡釋之後晉爲郎病甚夢帝謂
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
保左都卒爲郎時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
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
二年總督應檟題請韋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
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爲軍兵書聶貞襄公覆允
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隣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爲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爲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

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按罪之理典籤卽受賄欲活歾囚進邪說何至於殺旣可殺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彊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爲然可哀也已

門客義男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
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攝樊舉人是時
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
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歿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
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
爲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
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
以勢斬生則必歿今言歿者左計也幾歿我耳郎

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歿于是發戍遼壽寧侯雖心
惡之然無如之何又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
坐歿豕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
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
豕宰曰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
歿也豕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
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馬應祥爲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日神許我得
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歿者棺事中諸人羅
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
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
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
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
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
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
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樂尚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
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
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
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樂無子奴妾卽
許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爲
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
屠毋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
獄解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訐婦有所私爲姑所禁置就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詢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爲僉事曰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門外跂而矚者執以入盜叩頭曰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

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

斷朱英

尚書才寬爲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于店
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
朱姓名英者爲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
寬斷朱英

嗚咽聲

鄒平王之士爲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歿
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廉之則姑

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
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歿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知縣吳瑗
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慘虐瑗永遠

充軍

嘉靖十
九年事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
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爲公使費而以囚

糧之贏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
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
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爲執鬪者綁掠之尋歿其
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
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
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監卽據衆證成獄注聞
而懼求救于寧曰我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
家廠發盜用囚糧事時懋德桂相繼提牢遂收繫
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

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於寧子麟及侍郎金
獻民胡歆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觸
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然寧必欲改獄秉監乃移
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歿注得改擬而歿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
客禮及讞大理寺亦卽報允寧怒旣釋乃寢囚糧
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調爲州同知懋德臨
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又賂以五十金密謀害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兵器以從圍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盡縛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轉達于巡按御

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賊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歿于獄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眾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奚昊錦衣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歿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等官境内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後俊歿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爲興化守少年
羣不逞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曰地煞
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
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檄公覆
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戍一
人城旦春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兄
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旣歸卽生三子
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類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
州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
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
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
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撓之搏類叫曰這是我不
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歿

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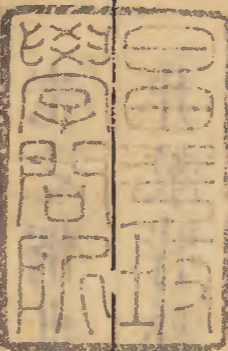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暇類也此二字
卽美玉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

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知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侯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宅大憤欲告

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僭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卽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死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押掄尤不可忍踰跟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搖之尾而謹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旣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宅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

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憫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
不啻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
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臯里中清
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鶴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
此府怨遭謗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湧錄
出俟後



端陽日閱完此卷

公鑑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